

柯汀遺稿
三

序
記
書後
揭
玉冊文

上樑文
樂章
辭
祭文
墓表

墓碣銘
墓誌銘
碑

共五

16
2352
3



和
2352
卷之五

柯汀遺稿卷之五目錄



序

三忠錄序

原州邊氏族譜序

開城王氏族譜序

崔義士永元事蹟序

喪禮便覽序

韋庵集序

縣監馬應房殉義錄後敘

記



回榜老人戲記

道基書院重修記

東村祠記

書後

書鄉約後

書有心齋李公

純甫

講說後

書金忠毅公

文起

遺事後

書李君

虎寬

詩卷後

揭

徐文康劉副帥子孫勸儒武揭文

玉冊文

貞純大妃殯殿加上尊號玉冊文

上樑文

眉州遠景樓上樑文

寒泉書院上樑文

樂章

王大妃殿尊崇樂章

辭

雙節琴辭

并序

安士深

植

改窆哀辭

祭文

水原社稷壇祈雨祭文

再次光教山祈雨祭文

秋山書院追配祭文

寒泉書院奉安祭文

忠壯祠重建奉安祭文

祭韓吉哉 用鼎文

祭洪叅判 秉纘文

祭沈判府事 頤之文

祭考外祖判官李公墓文

祭洪太湖 元燮文



柯汀遺稿卷之五

序

三忠錄序

崇節祠在松都之東圃隱廟之南祀壬辰三忠臣宋泉谷金松巖劉副帥皆府人也生同時死同義祭同社所不同者獨其傳耳不佞守茲土及謁公祠祠生金鍾五等以是言遂各採遺文裒成一弓是可謂同其傳歟當倭奴之入寇也三公或首嬰其鋒爲忠義唱萊門紫氣直與星斗爭光或以白首一文吏危急受命獨坐空城與城俱亡或以矍鑠宿將爲白面所



制臨湍怒濤不盡者餘恨爾當是時朝家以死難尤著者七人聞于 帝三公寔與焉其名遂滿天下嘗試論之國朝文治莫盛於 穆陵儒賢輩出名教是植士莫不淬礪自奮暨乎海氛稔惡而弭亂之才雲翦水湊內而協贊外而宣力生則樹功死則立義大抵出於絃誦之間爲多如三公生長故都其山川之所鍾遺風善俗之所濡固負其卓犖奇偉之氣而又嘗從遊於栗谷沙溪者二公也劉帥雖武人乎深於易同里聞花潭之風歟所以成就之烈如彼其赫赫也是豈無所本而然哉人主崇名節尊賢士則吾黨

諸子皆能爲國家之鼎呂金湯蓋如此詩曰王國克生維周之楨信夫下逮丙丁之亂亦龍蛇也崧下一路戎馬所蹂躪而此邦之人曾無如三忠者乎及按府誌士女殉節乃四十有二人烏頭赤脚里閭相望使斯人者類處乎三公之地則爲三公之所爲決矣顯而俎豆微而溝瀆要之遇不遇不同余重爲之歎息

原州邊氏族譜序

邊氏之先昉於春秋宋有公子御戎字子邊以字爲氏流裔爲隴西人其譜蓋如此今之貫於原者實自

原川府院君諱安烈原川以上有顯於王氏中葉者曰泰川伯泰原之際六七世或居東土或處中國當遼元之時東人士往來燕薊仕宦嫁娶如內服及原川之陪魯公主來采食原州子姓遂爲原州人又有黃州邊氏同祖泰川而原人以原川公爲受封之始自別其宗禮也原川公乃麗季偉人其功如金就礪其節如禹玄寶其哀如崔瑩著於國乘徵於金石不待譜而詳邊氏之盛衰實與麗運並也自是以降雲仍迸散多不屑於進取然以其源之遠也故聞人亦輩出綽楔鼎彝磊落相望大抵多以武烈揚隴本山

西其風氣雄渾流而未泯理所然也邊氏舊無譜今其後孫益淳甫就故叅奉諱循所草藁而足成之距原川公四百有餘年譜始成亦邊氏之一盛也原川之夫人高麗判樞院元顓之女元公夫人之考卽右代言趙公諱炎暉於鎮寬爲遠祖又鎮寬六世祖校理公諱守翼委禽於叅奉公之門由前則邊是彌甥由後則趙爲外裔皆載譜中其誼固厚矣且昔龍蛇之亂我祖校理公寄百口於叅奉公之安岳庄每駕海省視卒以獲全槩想其親愛之篤急難之義非尋常姻好之比而叅奉公之草譜亦或在是時也歟今

於斯役不佞無以相之畧記舊聞庸備邊氏敦風厚俗之一助云爾

開城王氏族譜序

昔者姬周氏之始受命也封微子於宋以奉湯祀其策曰微子之命二王之後助裸京師其詩曰振鷺之章盛衰興亡固無奈乎天而使其芬苾不替膚敏有譽此周德之所以盛也我朝之待王氏亦然置崇義殿於麻田祭太祖以下四王每歲春秋命掃除世祖以下三十四陵近又於顯陵置祭閣時節降香祝并置直官以王氏後爲之崇報如此施及其裔始則舉

王亶於夢求王循禮於野出王康王承寶於海自後王希傑由舍人躋宰列王宗信由節度充朝天副价朝家之恩禮也如此有若王玉倡義討倭王景祺不仕昏朝王希彥死守孤城王氏之報效也又如此雖詩書所稱象賢之義有客之美何以加此齊東之言以爲我朝之初勝國餘裔靡有孑遺如秋江冷話之類不勝其紛紜夫鼎革之際其強宗懿親勢固難全觀於東鶴寺記蓋亦有之而實非我 聖朝本意職由當時大臣未能如周公君陳之忠殷世之人雖以爲口實然竊觀往牒國祚綿遠者其遇前朝子孫無

不盡禮周於三恪宋於柴氏是已惟我朝仁厚立國
卜年萬億則豈其武成之日真有漂杵之血哉嘗試
論之麗祖統三之功盛矣宜其子孫之不億而今之
開城王氏乃孝隱太子一派耳蓋想五百年間屢經
鄭仲夫崔忠獻之亂固零落殆盡况以剎利之嗣祝
髮居半小白之妹不嫁者多國俗如此王族之不蕃
固宜獨孝隱派不染焉此所以有後也歟今其雲仍
多處陵旁耕桑之暇能攻文業武神聖之後既異庶
姓侯服之初尚多顯者繼此而賓于王朝安知不如
昔之盛哉或言麗氏之先出於黃帝其言茫昧吾莫

之知其曰聖源錄者麗史所紀也吾不必言其以孝
隱爲祖者譜所敘也大夫不敢祖諸侯禮也譜旣成
以余職忝居留要題卷首余嘉其敦宗厚俗非特爲
故都美事因以序列朝家之德意固守土者職也是
爲之序

崔義士 永元 事蹟序

嗚呼客爲主麾下爲其帥就鼎如石乞嬰堞如臧洪
死之誠烈也其事未必正也又如田橫之客五百人
睢陽大校三十六固烈也而主與帥又賢其義尤足
稱者然傳舍之殉封疆之殲職耳有以海外一匹夫

當夷狄之猾夏徒以意氣感知已死于天子之事者吾東之崔永元忠甫金將軍應河客也將軍赴深河也忠甫薄遊關西乃自詣麾下竟與之俱死將軍義高於天下而忠甫真爲將軍客傳曰觀其主觀其所爲主信夫當是時君昏國亂强寇外逼而天朝且徵兵矣問大將爲誰卽賊臣弘立也世言廢主有密付於弘立者將軍佐下軍跡雖疎觀於弘立之目動不待乎劉喬之摧陷而自知其死所矣忠甫得將軍以死而將軍孰與之死哉忠甫固無恨矣天下之勝敗判於灤錦斯二役也我實與之有柳氏庶子

智傑者年十八代其兄從征隸弘立弘立降虜酋豎兩旗令曰降者趨紅旗不降者就白旗以死環其軍二萬就白旗下死者獨智傑一人而已李士龍編伍也肩火器赴錦州不忍傷天兵去其丸虛放者三虜脅之不聽遂見殺明日天將對壘者謀知之大書其姓名巡於軍是二人者非有感於知己如忠甫之於金將軍而能自樹立如此然而其行也或替焉或役焉非如忠甫之無所爲而爲之者雖其所處不同而其爲義一也朝家於二人旌贈固至矣獨永元不與焉何哉今其裔奎顯歷謁薦紳先生得詩文若干編

以圖不朽記事之詳褒忠之美悉矣余何贅焉獨論其處死之義是爲敘

喪禮便覽序

近世言禮者於喪禮尤致力焉喪禮莫詳於備要備要原於溫公書儀上溯乎儀禮之士喪禮其部分節解條理燦然後雖有作者備要之體不可變故今之輯禮者皆備要之羽翼也故人金公受輔嘗編喪禮便覽四卷是書也以備要本文爲之綱旁採諸家說添註之其有功於原書多矣受輔卽奉朝賀孝貞公之冢孫自少不慕榮利持身如處子閉門讀古人書

以求其志時余家洛社之北與受輔爲之隣每見其案上貯經禮書幾卷清坐以竟日朱黃劄錄動盈箱軸余雖莫窺其閫域然受輔爲人恭儉而雅飭可知其深於禮也未幾受輔歸隱湖海之曲余亦爲僂人跼伏窮峽落落如參商雖欲就叩其所疑何可得也受輔學益博德益茂華聞四馳我先大王加之一命受輔著書自娛竟不出云今者受輔之胤袖是書俾余序之曰知是書本末者惟吾丈在耳其言也有受余何辭但念余於昔時亦嘗有意於茲事間與公論難講質粗成一部目錄尙在篋笥間今老將死無

以成其志而公之書反覆卒業吾知其傳於後無疑也人之賢不肖果何如也遂爲之太息

韋菴集序

士生熙洽之際上下暇豫風俗委靡於是乎胡廣呂溫之徒疑乎中庸而介石不爲貞甘節反爲苦凡朝論巷議每低一格是故欲求中行之士當於衰季之狷者取之矣以余觀之韋菴李公卽其人也公爲人氣剛而性介其內甚辨於當世事無一可於意而乃能強恕而行寬裕以濟事是亦所謂求仁之道也蓋公操履有常而世謂之高律身甚嚴而世謂之亢事

上以誠而世謂之固是特世不知公於公何有哉公自少言議不苟名聲藉甚及中歲通籍自持清裁爲世標準每朝廷有一好議論則必曰此某之意也鄉黨有一不好事輒曰毋使某公知也蓋未嘗作用運動而隱然有尊主庇民之勢是豈無所本而然哉然而立朝殆三十年百事寡合難進易退一節彌固雖以銓部事言之前後八拜譴罰隨之未嘗有終三月淹也無他不能與世俯仰故也我英宗大王每責公則曰滯曰隘加褒言則曰直曰節公亦自言將一隘字藉手事君公果徒於隘乎然公之隘非世俗之

隘也歟至於栢府一着不能不爲尺璧微瑕公之尤悔至於年未及而決去悔固爲貴而若留着胷中則反爲病曷若且置尤悔益勉德業以爲收之桑榆之爲盛也哉然則公果近於隘乎抑公知時事不可爲因此長往以潔其身末年海島之厄卽世途之不幸尤何關於隘與不隘也公於文天才甚高少而磨礱於伯從氏大諫公駸駸乎有作者之風及遊寒泉之門存心實行詞藻爲土苴矣仕宦以來志乎經濟則文章只是寫意耳是故行文皆懇到切於事情詩亦冲和有雅體可知公非一於隘也今遺集幾卷藏于

家余得而卒業焉未嘗不三復而太息也

縣監馬

應房

殉義錄後敘

康津馬生祥麟齋其先祖縣監諱應房殉義錄乞文於當世余復論其處死之義超乎衆爲之加詳焉古人云慷慨易從容難言其造次辦死氣爲之助也氣也者老壯截焉其盛也激而成之固易易也旣衰而能辦大事非氣也志也若此者豈不與從容而就者等其難乎惟公之死時年七十四一腔忠義之積不隨血氣而竭是非一時激慨者所可能况公卽老蔭吏耳腰弓手劍曾未之學而臨危奮勇駕於武力之

士非所謂心爲氣之帥歟公本長興府院君天牧之耳孫胄於榮戟之門縮黃綬建阜蓋屢矣當國家之有事起於田間出家貲佐軍興從之而一死以盡其世祿之義是數者皆卓犖英偉而其名聲至今翳翳然苟無府誌之昭載幾無以吊國殤此其故何哉當是時我守城將士城陷而被殺盈城者晉陽爲最其次南原然而蠱石之役義帥主之至死整暇不及於亂故其名與蹟歷歷皆可數帶方則天將爲之令天將楊元驕而寡謀凌蔑我將士俾無以展其力及賊屠黃石山城驅勝兵猝薄城下夜半月黑擔金佛先

登萬刃躍入楊摠兵不知所爲斫北門易馬而逃滿城盡化爲虫鶴又孰知巷戰者誰門焉而死者誰是以南原殉節者名多不傳特公樹立尤奇久而能彰將與晉陽之義魄齊其烈焉獨非其幸歟然則與公同死而名終蕪沒者爲可悲也

記

回榜老人戲記

不佞守崧之明年丁巳府下老人梁濟洙年八十四卽其武科回榜歲也援例聞于朝 上命詢其氣力能登途未兵部問之臣對以濟洙年雖耄而矍鑠康

健尙能彎強射遠故招而試之十矢得四鵠於鞍馬
役優矣命厨傳赴京及登對勞問甚摯花牌食物恩
頒便蕃又賜遊街樂命以此往見汝帥臣臣相對拜
稽曰我 聖上以孝爲理優老之渥旣洽於子又以
是詔臣臣祇承寵命於其還鄉也邀致府中設老人
戲境內又有十年前回榜老人趙重璧卽漁溪處士
之後時年九十四中歲棄官屏居進鳳山下精旺神
全如五六十歲黃髮韎韐尙誦四書卻穀伏生合爲
一人端居必跪坐望之如有道者云以禮招之飄然
而來是日也趙老人坐堂上呼梁老人立之階下塗

紅粉如少年榜鶴舞蟹步惟先進命已賜梁老人坐
於階呼左右七十以上名題虎榜者五人列於庭下
其進退喜劇如趙老人於梁老人一境老幼填溢庭
宇歡欣拍手咸頌壽域之化豈特爲一鄉之盛事而
已哉不佞於此竊有所感者粵在 先朝癸未設耆
老科榜中有許老人垣已卯名賢伯琦後也與余家
居近判決事張公聚五耆科先進也與余先契甚厚
於是我先大夫折簡邀張公乘月聯轡往叩許新恩
許新恩扶鳩筇踉蹌而進張公老而氣健大喝曰吾
年已八十而功名分上尙多餘日子年纔七十三鵬

翼前程殆九萬里則少年新進何敢倨傲乃爾於是許老人屏息下氣俯伏進退於輿塵馬足之間觀者如堵傳爲笑談至今赫赫如昨日事今我 聖上適追 先朝老老之政而不佞猥修先人故事仰頌俯愴當作何心且張公文人也所言特戲耳今者趙老人有異焉余問養壽之方老人曰平生不識養生術惟先父以忠厚立心是知小人壽卽先父蔭也且老身家雖貧子孫多且才聊以自樂故壽其言甚善禮曰善則稱親素書又曰知足不殆趙老人蓋黃耆而孺慕者歟安於貧而無求者歟顧余不孝淺識早通

朝籍旋嬰家禍踰伏窮山十九年矣乃蒙天日之明洗滌之擢拔之忝叨是職俾遂便養慈母今年八十有一在衙聞老人戲隔簾觀光以助一日之歡伊誰之賜到底固 聖恩而苟非回榜二老如雲間羣仙戲則又安得今日之樂乎不啻以千金爲母壽於是拱手謝老人並記顛末以備境內一故事兼附私心所感云

道基書院重修記

道基書院在安城郡南幾里邑人士俎豆我沙溪先生先生俎豆之所殆遍域中均之爲崇奉而其義各

有取焉道統則紹賢竹林配師則紫雲家山則遜菴鄉貫則月峰避兵則文井督餉則屏巖地之相近則忠賢杖履之所經則鳳巖崇賢至若道基與益山之華山皆先生桐鄉也士慕其德民懷其惠相與經紀而保守之蓋倣濂翁之廬阜朱子之同安南康然而華山僻處南陬遊學之士罕至焉道基在圻湖之交先生之邱井近焉徒弟布焉警咳及焉所以慕德者益深懷惠者益厚於茲焉享先生非與尋常留躅之地義起之例所可比也是故先生賦歸之幾年院始建建幾年而重修今又重修者再禮曰好賢如緇衣

緇衣之弊而改爲出於愛慕之不已也院之重修非所謂緇衣之義耶始先生之莅茲土在萬曆己亥當是時畿甸以南新脫於壬丁倭訐百堵殘弊先生治郡事甫期年召還而觀於四封之內則燐燼之墟襦袴興謠瘡痍之場絃誦盈耳流而至於遺芬之所被鴻碩繼作仁人之利顧不亦博哉蓋先生之學淵源乎石潭以真知實踐爲主銖累寸積至老彌篤德茂而行備業廣而道尊蔚然爲東方之儒宗而若其究聖賢之成法辨三千之疑變討論定著綱條燦然爲家邦不祧之書則華陽夫子比之文王治岐周公制

禮其功可謂盛矣豈特被百里而淑一代哉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恭儉莊敬禮教也今之登斯院者苟能深究經旨仰遵遺法日趨乎恭儉莊敬之域以卒承先生之禮之教然後方可爲崇報之實而彼棟宇之改觀丹雘之重新亦賁飾之一事耳吾黨之士盍於是勉哉講堂旣成工告訖僉君子俾不佞爲之記記昔庚寅院有咏歸亭之役不佞實與聞焉今也老益無聞而所欲衛護於斯道者毫末無所效深有愧於斯文惟李章甫志淵諸人僦工董役爲可稱也

東村祠記

東村祠在信川治之東柳徵君帶春墟也公之歿垂二百年鄉人士慕德不衰從而祀之云公古之遺逸也幼學於坡山旣長遊石潭之門兩先生每稱之曰自得曰篤信公於學厥有本矣是以前事親也疾而割臂喪而泣血遂被生旌之典於君師之際則各致其誠每朝家有事屢陳昌言不以疎逃自外及三奸之誣文成三抗疏卞之反被彈駁而不恤也 宣廟褒以橫流砥柱又嘗賜春秋一部題其面曰表爾忠孝生三之義公無愧焉若夫親歿而選司馬爲兄屈

也登一命以薦也爲縣不赴惡吏部非其人也自是
遂遜于鄉以老若公者真可謂先生弟子然而粟谷
門人錄公名不載何也當文成之倡道也四方及門
之士水湊雲集不啻鬻舍之不能容而今所入錄者
不過八十餘人竊想此書成於百年之後間以兵燹
文獻多闕故歟于時也上書訟師門如重峰延平琴
灘諸公皆弟子也公何獨不然所貴乎處大人之門
者爲其躬承親炙學爲善人也如公行誼不學於先
生而可能之乎况公疏自言有門下誼而忠正洪公
啓迪爲之狀亦云洪公賢大夫也於公爲外孫其言

近而可徵徵於郡之誌尤無疑也余從祖弟鎮球國
珍莅郡之歲蒐舊聞採故老始克立祠而享焉俾余
文之余嘉國珍之爲政知所先而感公幽潛之光久
而能彰於是乎書

書後

書鄉約後

婚姻者人倫之始其早晚遲速皆有定期不惟禮制
爲然其有關於風俗之厚薄壽命之脩短亦豈少哉
太古五十而娶三十而嫁三代三十而娶二十而嫁
及越王勾踐急於生聚始令國中早婚此特霸者權

宜之術而先王之禮因而壞了漢氏以降其弊滋甚王吉疏可考也有宋朱夫子依溫公書儀作家禮一編男子十六而娶婦人十四而嫁雖不能純乎古而其亦合乎陰陽之數蓋女子七歲而髻十四天癸至男子八歲而鬣十六精通陰以七運陽以八行互宅之義也國朝畧加潤色著爲大典男年十五女十四許婚其註曰子女年滿十三歲許議婚男女者統稱也子女者自父母言之也人有子女亟欲見其成人此固父母之心也故年十三而許之其亦酌乎人情之至而好禮之家猶謂之非古必以家禮爲準此所

以爲正也大典又曰兩家父母中一人有宿疾或年五十而子女年十二以上者告官婚嫁婚嫁而必待告官者迫不得已之意也朝家造律雖如此凡今京洛士大夫之家亦多情私之急儀物之備而未聞其十二歲而嫁娶者惟閭閻市井之家間或有之甚可鄙也惟此松京故都也土俗近古人心不渝男女雖非異路而羣居不相雜糅喪制雖未盡禮而幾乎家家而貞烈丈夫多遠遊而婦人守貞蔚有先王之遺風豈不亦美哉而最是早婚之習作一弊風閭里之間稍有財力則五尺未婚反疑其瑕玷士夫家非貧

不備禮者則十歲笄謂之過時是故街路之上騎竹而戴草笠者比比有之則女子之髮覆額而奉棗脩者可推而知俗尚之消薄氣像之迫促已非美事而其弊也間多有不忍言者其爲廢倫傷和爲當如何欲揅此弊莫如媒妁之待時縱未能一遵家禮之正猶當以大典時王之制爲則十二歲而婚嫁者告官然後行禮不告官者以不告官律施行十一歲以下嚴加禁斷亦以本律一條載之鄉約條中每當春秋講信時曉諭之則其於矯弊豈曰少補之哉不佞守土吏也當以法律從事境內士夫苟以禮相喻則

移風易俗實在於是實有望於士夫之知禮者

書有心齋李公

純甫

講說後

世之爲經說者苟非鑿之深推之遠以爲奇且奧率多支離零瑣如嚼蠟炊沙豈有味哉今觀有心齋先生書如大學經之分節中庸序之論心時雨之對經權之辨才氣之釋往往有古人所未言平易而不流於膚淺條達而不涉於枝蔓始讀如已曾讀讀已令人心平氣定非深於道何以有此愚少時聞泉門諸長老於同學之士推公爲山澤間偉人及讀是書尤信公所著甚多其胤子敬貧無以盡刊豈不曰君子

不多也乎子敬以孝聞能嗣其業者也於斯役至誠
尤感人役始而歿可悲也余受其託讎校訖畧記聞
見如右

書金忠毅公

文起

遺事後

士之死於癸丙之際者其跡未必皆同或先或後或
顯或晦或服或不服不害其爲不同而要之同歸於
成仁苟不明其同以齊其不同則言雖詳皆強焉耳
求之史則史諱之求之野則野失之獨其卓犖明白
建天地懸日月者乃是爲 上王死而已矣爲臣盡
分而已矣爲萬世扶綱常而已矣是則諸公所同也

其餘雖不同可也余讀金忠毅文起事實公與六臣
同及於禍諸公皆服惟公不服公之所不服何也謂
其欲有爲也則是固公宿昔之心而事無及矣疑其
若畏死也則觀於退之之論許遠事古人已言之矣
蓋是說者原於當時之秉筆果實錄乎夫以成朴之
不屈而乃云稱臣柳公之自裁而乃云引服則於公
而稱不服又何足信乎且所謂服也者服其罪也諸
公之服非服罪也乃直言其事也公之不服非求活
也乃不服其罪也後之人不能爲諸公明其服之非
引服而切切焉惟公之不服是卞不服非所卞也

書李君虎寬詩卷後

嗚呼此吾童稚交李君虎寬詩也君後改名台大旣冠而夭今舉其舊名者在余夬契錄口眼熟焉君爲人頎而秀好說奇事其詞藻性也甫十歲見任公珽任公善於詩使賦白鵝要押青庭字君應聲曰白鵝如老翁初無一髮青白如白雪白疑是濯洞庭滿座稱賞以爲神君大人佐甫丈一代詩豪也爲先君子平生詩酒友以是君與我總角相從每詩成長者詡之曰上半文理順汝優下半往往出驚人語大郎絕勝大郎君小字也蓋君詩始若生梗類不合俗眼及

其翻轉鼓發玲瓏恍惚如灘中月巖下電光恠不定若假之年蓀谷率菴輩殆下風耳世之談詩者以君家世工於程曰非古也詩莫古於唐唐人詩獨不入程曰乎今君之弟台升數與吾兒遊在 先朝嘗親批其詩擢上舍風調亦奇士比之君猶殺一格也君繼子海觀昔也從吾弟如君於我吾弟歿而海觀又落拓貧益甚詩固窮人也耶撫念前塵居然五十年餘讀君舊槩不勝愴悵書其後歸之海觀

揭

徐文康劉副帥子孫勸儒武揭文

本朝開國以後松京人士之沉屈久矣然而鴻儒碩士磊落相望者是必有倡而起之者其誰之功歟圃隱固尚矣有若花潭先生奮起荒蕪之鄉丕闡天人之學其爲西京之夫子百世無二辭矣繼而興者皆其一脉餘派則凡爲此邦之人將何以報其德哉前輩有曰身於朱子受罔極之恩松人之於先生亦然今其崇奉之節固蔑以加矣若言其施及推愛之義則先生故家有誰人哉惟彼冷落雲仍若存若無淪於樵牧困於徭賦殆無以自立豈不爲松人士之羞乎苟欲振發而全安之莫如教養之得宜本院非但

爲俎豆之所亦是衣履之藏則遺孫之在山下者視若家廟若傲闕里之世襲衍聖錢墓之專附自然擇於先生子枝中添出居接生一窠輪回填差勿論在近在遠惟取其向學者給其廩食許其守直使之周旋於絃誦之所則豈無淬礪而自奮者乎賴天之靈倘有其人則松人士報先生之方恐無以踰此不佞之爲是也非敢阿好於先生實爲松人之地也諸生知悉

松京故都也賢豪輩出以儒則莫尚於徐花潭以武則無出於劉副帥兩公起於寒與卑所成就如彼而

其後又皆寥寥豈所謂先生脚下難爲孫耶花潭之裔方與諸生圖所以振作則其於劉公之後亦豈超然乎哉蓋聞公之子孫曾無一人沾寸祿者朝家褒忠之典未有所闕遺特其雲仍微弱不能自達所以不佞向於登對也請訪其子孫得蒙肯許之矣久而後得於金白之間皆世守壟畝不嫺弓馬以此上聞朝家恐無以處之爲今之計莫如勸武一事本府之右列將廳卽武家子弟之編籍者入此選然後許赴春秋都試則是選也便一靺鞨之鄉貢也茲令本廳就金白諸劉之引弓者別錄編入并蠲廳役俾爲拔

身之階特爲旌忠之意所以聳一邦韜鈴之聽也諸武知悉

玉冊文

貞純大妃殯殿加上尊號玉冊文

伏以喜懼采切頌寶甲之重逢哀樂相因愴瑤冊之載舉曾謂進號而忤手那知行禮而憾容恭惟隆四紀 母儀卓千古后德贊 元陵壽考之治化本乎周南濟 兩朝艱危之機義取諸魯史裘冕暫抗於黼座 貞熹聖妃之所已行簾帷勇撤於鑿司宣仁太后之猶未有是以受天之祐允矣配地無疆維星

紀建旃蒙之年卽沙麓回甲子之慶六十策周而又始瑞婺增輝三百朞貞則復元靈春駐景孝思永錫爾類不啻頌禱之彌長大德必得其名然後情文之克備隔歲講禮若稽 萬壽殿遺規指春爲期擬追丁卯年故事不幸雲駟之催御未及彤管之播徽黃裳闕光彼蒼胡忍玉牒蘊美無地奉揚然崇號既有所勉循伊盛典不可以終闕摸畫闡尙德之義詠思齊而難諉物采舉如事之儀瞻長樂而何及於虜隆功之無競北斗高而南山崇邈然仁化之所過陽春煦而時雨降尙爾允俞之音如昨蓋與追上之禮不

同謹奉冊寶加上 尊號隆仁伏惟徽稱維新冲鑑在上二字琬琰垂鴻烈於無窮百世圭璋降駿命於不已

上樑文

眉州遠景樓上樑文

甲寅應製

御考

伏以邑居多臨觀之美蓋欲察乎其風華構擅名勝之譽所以築于茲土不遠之地旣景迺岡念彼眉州一區卽有淳俗三事士則通經術而明譜系南朝流品西京文章民則尊命吏而畏法條甘棠遺韻蟋蟀憂思至若農夫之助耦允矣上世之匹休零雨桑田

勸其耕者一鼓一漏樂歲榆社報其功則爲酒爲肴
是以回三代之淳風洗五季之遺弊忠孝爲教於鄉
黨卽開簾處士之村官吏相得於湖山乃題柱詞人
之郡標梅野鹿遺俗近古者多玉壘錦江勝槩亦云
不少太守黎侯襄惟叱王章之馭彈琴蒞文翁之堂
百年昇平了無公事一抹山水宛是主人顧此地僻
而邑閒可與適道抑亦境幽而事簡易以爲治于時
也人和歲豐政成時泰比屋頌千倉之慶田事旣休
闔境騰五袴之謠侯來何暮爲設近民之所爰構遠
景之樓士女爭瞻翬飛鳥革賓客來飲雅歌投壺俯

瞰原隰之間黍稷旆旆側聽庠塾之下絃誦洋洋元
之荆竹樓於黃岡何嘗念及於德教子京修滕閣於
巴郡不過夸示其風流迺茲不日以成豈曰無地而
起二三子偕集於此視如一家人千百載不泯其名
蓋取諸大壯是以張乖崖遺址乃有蘇子瞻記文風
烟之樂寓心地分化鳥朝暮之景供眼望入蹲鷗庸
助杵呼爰頌樑舉

兒郎偉拋樑東太白山高瑞日紅訟罷公庭花自落
長歌廉叔聽街童

兒郎偉拋樑西一郡桑麻一色低土俗風光都管領

高樓百尺鎮坤倪

兒郎偉拋樑南左襟江漢右嶠函村村缶鼓看民俗
太古衢樽至化酣

兒郎偉拋樑北錦城花柳森如織登臨不覺長安遙
徙倚朱欄瞻紫極

兒郎偉拋樑上仰視井參光欲放寂是休徵聖世多
時暘時雨垂神貺

兒郎偉拋樑下錦峽春田皆沃野魚鳥相親鴈鶩稀
琴床日飲梅花學伏願上樑之後永以為好樂且無
央雨不渝而風不搖夫耕婦饁春以絃而夏以禮少

懷老安荆門之帶具瞻民有遺愛益州之像長在公
無遽歸

寒泉書院上樑文

伏以士趨正而一國有所式師道尊而吾黨以為歸
矧乎絃誦之音猶聞其世也近俎豆之義有取因地
而成式表舊廬載瞻新揭允矣陶菴夫子卓乎海東
儒宗出於喬木故家金玉稟生質之美退自瀛館初
步林壑結藏修之緣時屈而道亨想玄默麟寓之日
始出而終處驗滄洲鶴夢之吟夙昔之志則堯舜君
民寂寞與居則濂洛師友立志占地步廣造道由天

資高本明睿而格致之工加玲瓏然四通八達祛浮華而篤實之業進純粹兮內直外方可學而至聖人自得這箇門路成德之謂君子蓋因好底根基若夫心爲氣之精其未發也衆皆善性乃天所命語本然則物亦同惟此義之獨探耿特立而不顧蓋聞考亭云歿斯道其東寒暄一蠹風旨旣微仰彌高於栗老陶山牛溪講明以後乃所願則尤翁是謂聞以知之初非待而興者然而東岡之志彌固北闕之憂方深萬丈吾道之光華閱滄桑之屢變一脉元氣之扶護迓天日之重明雖瑞鳳祥麟爭先覩之爲快乃泰山

喬嶽不見動而多施可行可止之爲執中立德立言之惟太上海涵地負刪語類浩穰之書日炳霜嚴述陽秋尊攘之義磨礱乎六經講說小學居先裁酌乎四禮合編蒙士知訓若推己及人之教誨卽下學上達之工夫蚤夜溪堂彬彬多四方學者春秋鄉飲秩秩有三代遺風有如立朝而號清流皆自河南之里至於處鄉而稱篤行莫非安定之徒矧一區寒泉之基實百年幽棲之所去花田近京之宅感霜露於松楸築槐陰習禮之壇樂山水於杖屨及夫樑木摧矣川逝如斯高山仰之風流未已春風泥塑氣像瞻半

幅之真秋月寒潭襟期留一鑑之照下馬之陵猶在
養鹿之洞可尋宛如函席之儼臨詎無尸祝之崇奉
久矣士林之齊籲六十年于茲猗歟朝家之許施千
一會以待黃江董事摠是及門之餘白雲荆祠孰不
聞風而起拓書社之制度煥院宇之經營木石奏功
屹廟貌於卽地溪岑動色賁璇額於自天嗟小子盍
歸乎來於斯文其永有賴敢效頌筆庸助脩樑

兒郎偉拋樑東陽春和煦大帡幪斜川水活尋源去
百尺虹橋數仞宮

兒郎偉拋樑西荷珠無定露淒淒瑤琴一斷尋何處

不盡廬岑九曲溪

兒郎偉拋樑南一般風月影相涵至今朝野流芳士
多是當年講席叅

兒郎偉拋樑北華山壁立浮天極縱然歎息將何攀
一夜雲消碧似拭

兒郎偉拋樑上無邊天宇何昭曠芸香未歇講帷深
只許奎輝當夜放

兒郎偉拋樑下伊來誰是問津者須看老老谷中泉
長帶春風鳴舊社伏願上樑之後神道孔安儒風不
振齊攝於享祀之地周旋於禮樂之場慕聖賢而經

術興惇孝悌而彝倫敘莫墜遺緒普育英才豈小補
於世教庶不負於師訓

樂章

王大妃殿尊崇樂章

天惟配命世有哲妃媿哉 文母及姜于媚爰敷
玄化履艱愈輝黃鳥風自濯龍申之序其皇矣母曰
崇徽迺精迺微 先君是儀謙而彌尊萬祿祁祁慈
我羣黎永綏邦基

辭

雙節琴辭

并序

醉琴先生故宅在木覓山下不知其幾易主梅竹先
生遺址沒爲掌苑署卽白嶽之麓也其舊物並有喬
松焉世傳先生手植也南松峻茂風聲滿壑北松昂
藏銅鐵爲心其有象於先生乎比年二松皆枯死卽
先生配于魯壇之後也先生之神旣有所歸不復顧
愛於庭墀物乎有舊要居南谷者致一琴材曰此醉
琴松也余方管梨園召工人斲爲琴之質又取北松
顛根之不化者爲之柱琴遂成亦可謂二松不朽歟
余不敢私送置六先生祠係之以辭辭曰
欽奇材之對峙兮爲誰兮經霜緼之以哀絲兮秋風

拂拂兮天茫茫神總總而遠舉兮珮鏘鳴兮路且長
餘音兮激厲流萬古兮公毋傷

安士深植改定哀辭

洛社之北有披蒼松而屋焉其人世習詩禮旣歿而
絃誦猶聞於其室是惟竹山人安氏字士深士深之
葬且十年將緬焉其孤告期于昔所從遊者禮也其
平生故人有趙鎮寬裕叔者屏伏城南之墅聞之泣
曰嗟乎始余年十五六與士深同里而居士深之大
人尋樂窩先生學於寒泉晚與吾翁善招余與士深
友先生每遇同門長老來必呼小子見焉其少者過

士深士深亦然以是余不及泉門而多識乎泉門之
士者士深爲之主也士深爲人介不絕物通不循俗
愷悌樂易善與人交時余家全盛庭戶華燄毋惟乎
自好者所拒而士深則不之嫌及余爲僇人平昔知
舊棄我如遺而士深則不之變觀其所處我而信其
爲君子人也士深深於經晰於義能卞釋近世諸儒
說甚詳余嘗見其手執泉翁書知其所好在是雖少
治公車晚而登上庠特爲親屈耳蓋將結茅林下與
一二同志諷誦遺經修身潔行以光大先君子之業
而竟未就惜哉昔余與士深友有朴仲固者士深之

歸妹也洪文度視我如士深之仲固韓吉哉我視如
文度之於我李子敬館於士深李伯宗客於余世好
則權聖和李孝能是七八人者非同里則皆泉門之
徒也余與斯人者遊文酒淋漓意氣迭宕堇十數年
始哭文度悼偉器之泯沒而文學如仲固清秀如吉
哉亦且終然天焉每與士深言及輒流涕然而有子
敬之孝伯宗之勇聖和之華孝能之溫雅亦庶幾張
吾黨也及余竄伏龍門山下士深與子敬孝能輩迭
相訪我哀我之窮爲我說泉翁居麟峽時事顧余志
氣已摧誠無以師法前哲然諸子之意良厚無何士

深伯宗相繼隕落聖和困於吏事邈然無所聞聞之
已死孝能年最少最後死亦幾五六年惟子敬與我
在耳然皆老白首而子敬貧益甚耕於玉屏山中其
落落如晨星者又復濶焉爲參商人世之聚散存亡
固若是乎甚矣吾道之孤也今者士深之改窆也聞
子敬會之試爲我讀此文逝者有知豈不悽然太息
曰是吾故人裕叔者耶辭曰
有美一人廬衆芳兮木蘭爲榱辛夷堂兮有風其綽
樂有賢兮何斯取斯滂冷泉兮胡不愷悌服斯臧兮
世之汨兮聊翱翔兮雖則翱翔不漸裳兮明月爲珮

禱其光兮孰爲垂之乃如長兮有山龍門子所登兮
其登也歌念爾朋兮其意維何偕且隱兮子之無車
嗟我晚兮寧彼杜若將須君兮嚴霜夕零實其芬兮
風馬泠泠壙埃氛兮蟬蛻滋垢泯憾欣兮有氣如霞
苑浮浮兮于左于右從其儔兮浩然長存其天優兮

祭文

水原社稷壇祈雨祭文

邑之有社庇民以寧矧茲華城神所鍾靈方春雨足
大有有徵如何膏澤闕而不興三庚之際烈暘其蒸
魚喁陂池龜坼畦塍羣情望霓如沸如騰神不降監

民將疇憑昭格維誠牲膋匪馨庶幾一霈垂佑冥冥

再次光教山祈雨祭文

維北有山靈氣攸萃李士幽谷金帥戰地卓節山峙
偉烈水駛光照于今教垂千禩記昔銜命式閭之義
且考蕃史虜亦懼名於茲有神式護新城膚寸攸降
以厚民生何今之旱三旬無雲雙堤瓶罄四野釜焚
神雖譴我蒼梧在彼欲加一霈反手容易導以清風
且麾雲旗不俟終日鼓之潤之在德爲仁於功愈隆
恭將牲幣瞻仰忡忡

秋山書院追配祭文

有蔚詞林間挺溫雅屈騷庾儷事近儒者本之居家
孝也禮也乃如之人宜食于社彼玄之谷清風所灑
煥其文行瓊珮玉學參衡名教賁鋪鴻化邁屯丐外
選賢在野絃歌峨洋鳳岫之下棼其娉矣乃困侈哆
蘊茲奇珍則讚之惹多口且厯知者非寡清老澤翁
辨言如寫哇正式昭譬彼鐘瓦餘事文章元有定價
既友權李亦儐華夏百年吾鄉山翠水瀉公於其間
鳴乃天假草木流馨士林薰冶緬彼秋山一區精舍
從而配殿高峰之亞何以侑之其書滿架

兩丁祝

羽翼斯文冠冕藝苑邦人所瞻其風之遠

右玄洲趙公

續韓

粵昔辛壬世屬陽九羣凶戕國四忠爲首掃地而飲
要以盟呪毆我世胄丹其唇口一士秉義人渝印否
有歆此血不如死久彼甘言者毋曰爾舅不讐不難
刀左鋸右白首踰嶺乃貞无咎我懷伊人曰吾有受
三忠相承或垂其後出而就正華陽之叟微祖微師
斯焉斯取僻矣吾鄉爰憩墨綬訟獄乃簡桑麻且茂
暇日命缺于彼郊楸同我諸生緩步以就風流弘遠
醉如醇酒秋山一曲先民俎豆躋之享之衿黎奔走

鳧鳥臨汝雖新維舊涓吉妥靈式禮孔厚

兩丁祝

三忠遺烈一士秉直尸祝桐鄉章甫是式

右靜齋尹公泓

國朝右文儒賢輩作鴻藻嫖節與夫道德萃于一人
河西之碩何斯違斯湖海遯跡聞而興者南國之擘
或傳其家竹梧鸞鵠其傳維何五世之特粵在涪灘
羣小啄國元老渡湘二難乎側是農是淵士林攸式
亦惟喚菴願言請益我滂其源展也正直何毀庾友
本之為學伊唔古訓無朝無夕流而相杵婢幼耳熟

泉翁徵之愼彼空谷爵祿不及惟鄉之淑巖阿雲月
俛仰遺躅清芬未沫曷不尸祝躋配前修故山茅屋

兩丁祝

文敬之孫文康為師報以芬苾百世鄉祠

右喚菴金公義瑞

寒泉書院奉安祭文

天棐斯文哲人作而世道典喪一以由之國於箕分
本朝為盛 明宣亭午退粟生僅 仁孝邁屯一老
陽秋浸淫以降吾道其憂乃挺先生卓乎其成鸞祥
鳳威玉溫金貞夙自嘉遜求道孳孳紫陽蒙訓升高

自卑上及洙泗雅言微辭濂幾關豫暨敬于伊會而
通之蓋自得師本諸誠敬以致其知行之敦篤謂學
可聖倫理既察洞觀天命本然一原心體合性顯微
罔遺析縷照鏡有覺其先載淑載畀我儀先生遠其
有自牛峰名閱手月奇瑞啖猪笏馬母訓父事朱豈
詩人程乃及第經幄論思允矣愷悌妙歲和陶天賞
雅志卷而懷之初服乃遂泥塑春風花田之社冥飛
急退特其小者君子進修欲及時也噫嘻辛壬義理
長夜處困愈亨善類攸恃聖人御天待而爲治東岡
之陂猶復棲遲雖則棲遲實惟維持立我民彝百川

其東天以先生爲世幘幪出處始終光明灑落於戲
大哉 先王曰若富矣述作以啓來後講記五書禮
彙四部尊攘義大檢身警切最着精力閩語是節于
以誘掖多士盈門河飲各充晉熏難諉西河幾人本
本元元凡今矩步孰非安定睠言故宅寒泉有澄庭
草帶芬潭月留證彼煤者帷遺像在堂尸祝攸宜久
矣未遑聖主初政斯道有光璇額自天賁我宮墻衿
紳奔走籩豆潔香以妥以寧日吉辰良武夷舊社鹿
洞新榜若承嘉誨儼奉函丈追惟六紀絃誦猶洋今
焉藏修百世彌章

忠壯祠重建奉安祭文

南公延年家鄉

山川出氣降而英雋地雖靈矣匪人不顯雪城崢嶸
公受其剛卓矣大節此邦之光 元陵初載大盜中
起內喫外狴朝夕有事南方一步視之必死公老而
壯往亞清帥公曰爲備帥曰不敢半夜風雪全城大
撼元戎旣戕其次將軍倉卒按劔兵及寢門桓桓我
武用之無所獨有腔血迸眼如炬甘誘怒脅叢刃以
掣載植其膝載奮其舌刀頭痛罵一氣衝斗平生忠
義成於皓首宋氏從人在尸之傍高家孝子墨衰戎
行惟公一死警動湖嶺天戈所指遂殄梟獍唐室中

興功歸巡遠疾風勁草褒踰華袞凡此樹立豈曰無
本割指禱辰根天之懇酒後葛表淚出中曲雖則投
筆敦詩本色熊魚早講射力末技婆娑數縣虛歛利
器馮唐已老杲卿何狀天於公厚俾丁板蕩一節千
秋如彼炳朗有屹上黨祠曰三忠忠武肖孫宜春華
宗非官非守幕府一洪一體牲醴曷不相從臨睨舊
鄉公來如雲于何妥之桑梓遺芬孰謂蓬蒿乃生仁
里邦人餘慕木石復峙臺山採茹棠水釣鱗奔走衿
紳半是公隣喬木荒墟嚴霜冷月靈在在茲享事靡
闕

祭韓吉哉 用鼎文

嗚呼吾尚忍操文絜酒以訣吾吉哉之靈哉惟其頤秀之儀仁厚之質通達瞻敏之才之學不可復見而見其所不忍者吾妹之哭其夫吾甥之號其父耳吾又安忍無一言以洩吾悲也嗚呼人之於世有兄弟焉有朋友焉若甥妹者朋友而兄弟也苟於是得金蘭焉其爲樂可知也此聖俞希深之所歡如也吾於是得二人焉洪君文度吾之希深也子乃吾之聖俞也文度爲人俊麗貌豐而氣深子之爲人英粹心醇而色和文度開拓寬豁敢論大事子則外惴惴而內

文理循循有長者風人皆以宏材遠器期之况余得之於婚友之間昔十五年前二子嘗夜過余時微雪初晴素月橫空吾左文度而右吾君風流文物蔭暎輝煌若喬松碧梧之交其柯若圭璧琅玕之爭其輝吾私自喜曰世運滄瀾而尚有如斯人其庶幾乎後數年文度年三十無所成罹奇疾五年而亡今吾君年比於文度僅加其三又無所成又罹奇疾七年而亡痛矣何其跡之相似也然而文度常登上庠子屢魁黌舍而名不遂此固不足較其長短而文度無子子有子有女豈可與文度比而是足爲慰也耶嗚呼

凡人之仁者壽厚者福不兼有之人當以遐籌弗祿期之何爲而止於是耶無乃天不欲挽回薄俗見善人者必天闕之使不得有所施歟悠悠蒼天此曷故哉嗚呼子之委禽歲一章矣其同閨而居亦六七年于茲讀書而有疑則必相質焉臨事而有難則必相謀焉至若筮屐之所鉛槧之工未嘗不與子偕焉其馳騁上下滌論今古亦未嘗不與子合焉吾以子爲畏友子以我爲知己肝膽相照鍼芥相投不知古之友道何如而惟子與我不幾於古所云耶已矣已矣今以後吾無友矣孰爲之酸醜於羹孰爲之宮商於

絃嗚呼悲夫抑吾有敬服於子自子之冠吾未嘗一見其愠怒不平之色傷人害物之心豈所謂仁厚君子者非也耶嗚呼傳曰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吾與子皆幸而有之吾妹於兩家又兼有之融洩團欒日往月來是兩家之樂皆賴子而成者也自子之亡子之兄弟四人而去一吾兄弟姊妹亦四人而今其一哀哀乞死不絕如縷矣嗚呼是豈可忍者耶嗚呼自子病亟就我之居者誠以醫藥而與我議起居而要我扶飲食而令我適吾於三者未能一甚矣子之望我深而吾之負子多也又有所戚戚者安君士

深吾與子之故人也士深之姊夫朴君仲固吾之故人也朴君死士深挈其孤而置之膝飲食之教誨之不啻若已之子吾與子嘗以此多士深今也吾不能挈子之孤而置之膝雖其事勢之殊焉而吾誠與吾力將無以自效其愧於士深亦厚矣惟當矢之於心鏤之於肝隨所處而毋相忘爲不負吾吉哉也耶悲夫

祭洪參判

秉續

文

維年月日故人豐壤趙鎮寬路過黃驪爲吊我薌菴洪公之墓歷鼎丹之原作追輓詩一章題于墳菴及

到梨湖故宅瞻堂宇之間然覽春物之芳菲不勝山陽之感敢操文以哭曰嗚呼自我觀公今而古道制玉以方豈惟其藻路之硯碣操是以蹈爲珪爲玦孰非其寶彼曲者弦如縞之阜寧受霜霰實我瑤草昧者規規猶憾覆燾朝軒鄉杖欲然其報苟全其受是繡且縞哀彼衷素誰愬蒼昊日之臨止視彼杲杲九原何怍後死其悼五紀托契冷暖相保所知者心豈云姻好嗟世旣濁風馬先導我則俛俛公乃浩浩同升共退與誰爲老梨湖一曲山水之奧今我涕洟昔我笑傲池臺夜月柳嫩桃夭分華宿盟念之如擣堂

構有托嶄然頭腦百年寸心和淚以告

祭沈判府事願之文

維年月日故判府事沈公靈柩返自鳳城路過松都城下留守趙鎮寬故人也敢因官奠操文以哭曰禮言大夫出疆歿矣此而謂之死於王事皋於左轂不負蓬矢雖則不幸在公奚悲所可哀者民生多瘼經邦紆謨於今伊誰顧余素契非直世好中歲離合晚將公老適茲分司使車在道城隅之餞握手分卮何嘗幾微見于色辭饕風虐雪其道倭遲俄焉渡灣忽爾遊岱駟騎渡城凶聞自塞朝野咨嗟非乏專對鴻

來鯉去曾未相酬云何素輦過彼南樓昔公之去其旆悠悠今公之來其翼幽幽少別三旬永隔千秋金玉之姿於何復覩完人其逝有淚濡袖

祭考外祖判官李公墓文

顧忝自出愧非宅相適尹茲邦瑩域是省外孫受辛先人銘之天只之慕爰追孝思割袍裹忠烈士家聲桐山口碑有額其城尸祀飄南馬鬣多荒寥寥一觴曷不增傷

祭洪太湖元變文

維歲次丁卯六月辛未朔初七日丁丑故人洪太湖

靈行自黃驪浮于清漢將往卽于德豐之故山路過
豆湖之灣其友東湖退士趙鎮寬謹具菲奠挽舟而
哭之曰嗚呼千金之璧混而礫九苞之翼困而棘黼
黻之飾幽而襃此天下不平之極而惟公則若不知
萃其躬方且哦詩遠望丰采昭融凡世間得失悲歡
升沉窮通無足以嬰其衷知公者爲之吊不知公者
爲之笑公乃朗然而歌昂然而嘯公旣處公身於虛
且曠今我切切然從而傷之不亦在乎惟公出於韋
平之庭而其生也零丁乃能擅詞章於弱齡其詩則
嶽奇寧澀而不膚其文則紆餘雖古而能腴詩有文

之致文有詩之趣公於斯術非所謂心苦而神悟者
耶嗟羅劉之命嶇屈扶搖之雄圖然惟 聖上愛才
也殊待之如枚馬之徒遂至佩八州之符位躋於下
大夫亦不可謂不遇而此豈足榮公之軀至如唾玉
咳珠絳燼所遺若造物之相之知其傳之無疑假使
公得志於一時以此易彼吾知其不爲嗚呼惟公有
大篤乎人倫痛賚事之靡逮慕天只而終身承色貽
榮養無不臻使天下孤呱之母莫不願有子如斯人
天以公行之厚而德之順降之以祿壽錫之以祚胤
是皆公不盡之福將待其子若孫而大振豈必於吾

身而膺受方爲天道之可信嗟余公門之老賓托契也久醉德如醇鉛槧詩酒猶屬前塵而及余半世窮蟄無人乎相親惟公冷煖一視由其德之無緇磷記昔維戊之春與公泛于此江之濱于時也新波漲綠素魚吞綸公顧余而歎其頭半銀乃曰天運平陂世事紛纒所不可知者其屈與伸如我已矣朱墨之沈淪而子則不然豈可使此志終湮其言琅琅在耳目月如隔晨孰謂我已丐閒公遽遊神乎嗚呼江雨茫茫江樹蒼蒼一樽一棹滌洄乎水中央庶幾接顏面而瀉肺腸及見其玄旌素翼靈風飛揚則非公之迎

迎公之喪五十年從遊之樂其將化而爲滄桑而蹻蹻乎未死之前孰與之翱翔自公之亡觀於公之親戚賓客莫不語及而汪汪遊談之士諷誦殘香悵風流之弘長嗚呼梨湖環其傍孤山峙其陽則吾太和終不可忘而太和之神亦將徘徊眷顧乎其鄉又何爲舟去之忙忙嗚呼哀哉

柯汀遺稿卷之五

柯汀遺稿卷之六目錄

墓表

府使鄭公 名振 墓表

一止齋李君 鼎儒 墓表

縣監吳公 希吉 墓表

太學生李君仁叟 錫老 墓表

縣監李公子厚 博載 墓表

墓碣銘

都事 贈吏曹叅議尹公 以明 墓碣銘 并序

墓誌銘

從弟大叔鎮宏墓誌銘并序

奉朝賀忠憲趙公重晦墓誌銘并序

依仁齋金公時準墓誌銘并序

豐安君晚隱李公灌墓誌銘并序

琴灘趙公光珪墓誌銘并序

碑

高麗鄭侍中錄事殉義碑

加平朝宗巖記實碑

多大浦僉使尹公興信殉節碑

蔚山圓岡祠碑

柯汀遺稿卷之六

墓表

府使鄭公名振墓表

端廟有臣曰忠莊公鄭萃身殉王室其子遠變名遜于長興自號狂奴四世有兄弟三人各以文武進伯曰名世官海美縣監當萬曆倭亂殉于晉州之役仲曰名遠官清安縣監亦戰死槐山事載具八谷安牛山諸賢所著其季卽穩城公也諱名振字善晦少零丁晚而投筆穩城其末職也今之去公二百有餘年文獻無可考獨所傳者其清白之操耳其言曰吾曾

中有七首能割利慾之心是故屢典州邑皆有去思碑及歸草屋數椽而已嘗獵於穩城得五狐皮從者充歸橐公曰是公物也錄之官簿其廉如此蓋公生於忠節之家以冰蘖自勵所遭與伯仲雖殊其心則同亦可謂二難矣公晉州人配海南尹氏子轅庶子輪輅載雲仍畧而人撰狀者奎東於公爲五世與海美清安兩房同守鄉山至 英廟癸巳得先墓誌乃知出於忠莊云

一止齋李君

鼎儒墓表

崧之山川萃而麗其氣之所養往往爲奇偉篤實之

士其盛也伊人顯故著於忠其衰也伊人窮故專於孝升沉時也才不才氣也氣也者山川之秀也曩余守是邦遊乎崧岳聞林孝子之風西望一麓其趨如恭其伏如順其控抱如深愛然者冠峴也李氏之基在焉其徒金光汶仲涵今之澹臺也愀然曰吾師純孝人也其蹟在彼男行晷歿嗣孫微不能揚其善敢撰狀請爲文文未成而余歸仲涵亡今閱舊篋感而敘之君名鼎儒字公鎮自號一止齋祖柱萬以孝贈掌令考運奎以質行聞君胚胎孝順之家私淑於林氏之門人幼而嬉戲其容婉長而志養其力竭老而

哀慕其禮盡若乃剪綵鑽燧欲親之喜老萊子之戲也吮癰洗臉再割其指庾黔婁之誠也廬墓寢塊啜鹽粥菜醬不入口何子平之毀也蓋其隱居行誼六十七年而沒其後八年事聞旌閭尹相國著東居留之歲也自君之葬黔巖舊廬遂墟而從遊之士亦零落殆盡故都山川其空乎豈其空乎

縣監吳公希吉墓表

嗚呼君子小人之辨微哉方小人之釣虛譽簧邪說以擠君子爲君子者如冬葉耳於是焉有能辨之於早以自立者千百之一况於彼君子也未嘗一呷其

湯水彼小人者吾又不幸而足及門焉如是而好惡不失其正天下蓋鮮矣以余觀之韜庵吳公其人也公諱希吉字吉之其先羅州人徙于高敞考彥麒祖諫庶尹名臣謙弟也祖於羅城君自治世有贈誥湖南之望也公幼而慕河西先生從其門人奇錦江孝諫學又事鄭霞谷雲龍卞壺巖成溫不專一師將以致博也時鄭賊汝立假飾儒名籠罩士大夫公以隣邑少年子時訪之未幾聞汝立詆粟谷牛溪兩先生大駭之亟作書列其屬慝反復狀殆千餘言曰自此希吉之跡絕於門下矣絕三年而汝立謀反誅按道

者謂公爲汝立門徒械繫以聞先是 上閱逾家籍
得公書已心異之立命赦驛而致之屢示嘉獎曰此
奇士予欲官之議大臣大臣鄭澈言希吉與賊臣旣
交而又絕是知其所好又知其所惡也可賞僉議同
遂除 厚陵叅奉公上疏辭批曰方賊臣之欺世也
人孰不推詡惟爾出入其門下而獨守是非之正直
斥詭慝之狀此予恕爾跡深取爾心古人取士非一
道也後史臣載之 宣廟寶鑑朝廷又陞六品階旌
之始公通籍之明年移 慶基殿叅奉殿在全州奉
太祖粹容壬辰倭寇逼公與都事崔鐵堅等議曰爲

今計惟有名山在耳遂奉玉軸間道入內藏山中又
收祭器及 列朝寶錄同藏之卒免於難夫負典而
逃雲夢昔人尙以爲忠如公所建立其重又何如而
乃於寇退論功功獨不及知其事者皆訟焉公於喪
亂之餘見徭役繁重田制不均節義之蹟多泯沒乃
上疏極言革弊政收人心之策仍請委任老成舉李
元翼尹根壽李恒福三人 宣廟嘉之除沙斤道察
訪光海初除泰仁縣監旋罷歸至己未獲筠黨凶書
上之時國政亂公反坐謫于巨濟乙丑卒壽七十歸
葬淳昌之古禮村公狀貌魁梧外簡而內嚴事母極

其誠其奉祀也鄉人多言其孝感事牛溪先生嘗稱公高邁秀偉自拔於橫流之中其見重如此所著道東淵源錄明大義等編藏于家公之賢可稱者多已丑事其大節也同時有重峰先生絕李潑事殆相類然重峰從兩先生久知德也深公特聞其風焉重峰與潑嘗上下朝廷公卽彼門下之一孤生其處之也豈不難乎愚故終始言之爲其爲世教也邑人士以公及霞谷壺巖同享于明溪祠其故里也公娶幸州奇氏貞武公虔玄孫二子以粹以精皆蔭階其後久不振報施之舛君子疑焉後孫相欽以李大諫基敬

所爲狀請余表其墓李公南士之冠冕其言可徵也
余柱下也質之史

太學生李君仁叟 錫老墓表

西州人多三國豪族其俗尙氣嫺弓馬士大夫久於羈寓不變於西河世守文行退然如鄒魯者惟中和之社倉李氏其家也太學生仁叟卽其人也仁叟名錫老丹陽人以 獻陵元輔翼平公茂爲遠祖至掌令公謙已卯名流也坐黨謫西塞及還至中和之唐村見山川夷曠止焉曰自我爲此土人可也又五傳而至諱挺岳贈亞卿早登上庠行誼詞華爲西土之

冠寔生同樞公諱瑞恒卽仁叟大人也壽大耋康旺在堂仁叟老白首孳其婦林氏晨夕潔羞奉養盡其歡兄弟五人君爲長次錫者錫者錫孝錫著居家怡怡如也子四人海常漢常河常源常孫六七人櫨櫨櫨杙棧棠等也皆以身教有法家風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信夫仁叟好言論樂與賢士大夫遊然不隨俗爲冷煖態蓋其家範也粵昔壬寅之禍我王考景獻公謫安陵戶外惟李氏屢也丙申吾先子永湖府君謫渭城君又繼其事君卽余世世巢谷也且余於壬午竊司馬是選也人之數西士之良必稱君後

十五年君遭舊伯之異臭者按京獄搆拿之非罪也西方之人懼焉及君旋白放莫不頌先王之明也仁叟自是無當世意泯泯焉以歿實丁巳十月三日距其生卦數適足穿其妻之墓而葬於石隅之山嗚呼社倉君家物也於南康之規寓藍田之約其設始歷三世而若夫潤色之則在仁叟觀於三山李公台重文清鄭公案暨我先大夫跋文可徵也夫社之爲言鄉社也春秋歛散不管於官所以與糶糶不同也今之議糶糶者欲以鄉人掌官穀官人治鄉社名實舛矣仁叟之法無是也又於 正宗癸丑道臣議欲

行戶布法是議亦久矣在 英廟時一大臣言戶布失大民心不可行世以爲名言及是君爭於官不得倡道內士將疏之乃先送一弟子京爲營府所逐捕走匿嶠南伯所嶠南伯余從仁叔也無何事遂寢不佞嘗語主事者曰戶布亦揀時之一良法惜公行之失先後耳苟自京師如古五衛之制四方孰不趨令今京師無變於法而先於外曾謂關以西無士大夫乎聞者是之嗚呼社倉也戶布也非一家之言其得失利害使天下人議之可也故余載之加詳焉

縣監李公子厚

博載

墓表

始余年十六七家于桂山之麓上隣卽子厚而下隣爲吳氏克卿三人者皆同庚而月日之差如其家之次焉每上下追逐互爲主賓者餘二十年自余爲僇人屏居龍門山下克卿遊宦四方其跡在升沉間而子厚老不得志窮益甚然猶不出里巷故稱桂山主人最後子厚薄試南方一小縣遽化爲九鳳山一掬土三年於茲矣余與克卿病且羸矣尙寄人世間乃忍泚筆爲子厚銘又要克卿書之悲夫子厚爲人醇謹而中有守叱嗟之聲不達於垣雌黃之議不及於門屢舉矣無必得之心先富矣無傷貧之語其接人

也油油然與之偕而不爲密澹澹然若相疎而不之阻其有近於有道者耶子厚家世宰相稟質豐厚少日聲輝孰不以平步青雲爲跂望而事乃蹉跎居然作秃頭翁然而平生親厚如荷棲趙相公猶許以國士太學士吳公大冢宰徐公其汲引之意不衰及余起廢子厚之布衣不改也旣老授將作監又不利復調浮石郎董於山陵役時賤臣奉琬琰進敦匠諸公迎謂曰執事敬無如此郎官者館五里外晨而步進輒在人先豈非誠與力俱到者耶惜乎使子厚少而位乎朝矣其自効於王家事豈在跬步間哉及監

井邑也時年六十有五撫摩固老成事而振而刷之綽如也越四年卒于職歛無留衣靴無餘資倉卒所辦皆出於官而簿不欠民不病孰謂子厚疎於吏也子厚李氏名博載其鄉貫家閥詳於長公都憲墓之顯刻去子厚藏若干子厚凡兩娶曰慶州金氏判書漢喆女今所祔也曰金海金氏士人遠復女是有三育生員審榘男也洪晉榮任百亨婿也子厚嘗自寬曰吾貧而親戚不笑窮而鄉黨不棄遲暮教子足以傳其家吾又何憾焉其友有足之者曰子厚有詩盈箱足以名世而每閉戶得句疾書而亟藏之抑以謂

文章卽一技不足爲百年輕重耶惟其旣歿而朋舊有興言釀涕者古之長德也彼富貴而朝死焉使人夕忘之者何如也

墓碣銘

都事

贈吏曹叅議尹公

以明

墓碣銘

并序

士生忠臣之家其矢心復雪如劉待制治郡廉平如顏泉明歛奇才廢棄人間事如病翁先生者惟尹公以明字文叔乎公帶方人世以清名顯及龍蛇之難文烈公殉于尙州之役崇禎丙子建虜東搶忠簡公守南陽死之是爲考若曾王考叔父忠貞公仗大義

斥虜和遇害於瀋陽世稱尹氏三忠公生甫八歲二父成仁及冠我 孝廟召之執手流涕曰死事之孤也補寢郎積三十餘年監四縣僅六考稍久於靈山多美政然非公所好文章贍暢善篆隸亦皆公之餘也初忠貞公與文正宋先生善公遂師之學易與禮禮重復讎易興於衰世其有感於斯乎公神彩曄如中抱奇氣自以家世殉節乃心在薪膽居則讀兵書床頭置寶劍日夕酌以誓之嘗射鴻投弓大哭曰射胡當如彼傍人亦泣性喜施俸祿不入於家士多歸之時復太息曰誰歟與我同仇者城西有舊廬種竹

與菊每風霜刻厲夜起彷徨歌匪風下泉之章歔歔不自已始公瀝血搆䟽請出師報先皇帝書未上孝廟棄羣臣遂焚其藁時公年尚少知天下事不可爲無以自洩其激慨憤恨之氣一寓之酒視形骸如土木其設心不欲久於世與讎虜戴一天也及歿尤翁歎曰文叔作泉下人時事胡至此極其傷之也切矣公生於己巳卒於壬戌葬於金浦之頓覺里配漆原尹氏公歿歿於毀取忠貞之孫泓子之官都正景廟壬寅坐黨籍竄君子謂三忠有後孫曾以下若而人其最著龍恩君琰享于牙山忠孝祠今之撰狀

者其胤奎章學士行恁於公爲玄孫以鎮寬夙忝姻好聞公之德有素請爲銘銘曰

卓矣三忠世姪節兮之子之孝思其義之一兮煢彼枕戈况也蹈海之烈兮視天方醉讎莫雪兮無樂乎苟全湓餘生於麩蘖兮墳土之澆不到春秋之志鬱兮

墓誌銘

從弟大叔

鎮宏

墓誌銘

并序

楊州東十里有小台之峰其下曰廣巖之谷豐壤趙氏於茲焉世葬葬自我先祖恭肅公始在谷之西

北葬我祖考大冢宰鶴塘府君其東我五世祖豐安君之墓又其南我伯父奉朝賀竹石府君之墓墓於東南之介其高可隱者噫即伯父之子鎮宏大叔也大叔天姿秀俊豐額脩眉其中適適有奇氣文藝如之於事不苟綽然有大家風竹石先生嚴父也鍾愛甚藥山金文貞公名相也以其子妻之眾口之不齊莫不曰公輔之器大叔之才之美如此竟以一布衣終實辛亥九月二十七日距其生填星才一周悲夫昔陳廉夫薛質夫皆出於名門其秀且夭如大叔然而廉夫得朱子而名益彰猶賢乎大叔如質夫之無

子也則歐公作誌雖辯未足塞悲豈若大叔之有猶子將為後乎是可以慰我伯母洪夫人夫人且使其未亡人俟之銘曰
其生也樂繫有父賢歿而從之十世之阡所惜者人所不知者天

奉朝賀忠憲趙公 重晦墓誌銘 并序

鎮寬嘗與修 正宗實錄竊聽諸史臣之言曰 先朝三十年間書大夫卒幾人其勵名節卓樹立不獲世之滋垢惟奉朝賀兩趙公為完人蓋指公與竹石趙公竹石於鎮寬為伯父每字呼公曰益章哉實地

人也是可謂故人知公耶公諱重晦趙氏籍咸安者爲三韓大姓入本朝以官顯者工部典書悅以節著者漁溪先生旅世稱生六臣我先王以公言贈大冢宰諡貞節始以直節而卒又達官者吏曹叅判舜是謂戊午名賢皆以孫相承孫之孫諱逢源同樞於公爲曾祖祖諱楷學於尤庵官郡守 贈吏曹判書考諱榮福開城府留守 贈左贊成以長德稱前妣咸陽呂氏副正必寬女妣延日鄭氏叅奉贊憲女圃隱之後并 贈貞敬誥公以 肅宗辛卯生及長師事陶庵李先生每許以國器丙辰中庭試文科

已未爲侍講院說書嘗奏于 上曰先王教胄必貴蒙養今我 東宮纔五齡宜頻接宮僚俾於 睿智始開克有浸灌之益不如是數年以後莽然臨之以朝晝課講則習於嬉遊不無扞格之患矣歷兼說書辛酉被翰圈不赴試癸亥陞兵曹佐郎以司諫院正言遇災陳疏畧曰夫以宗廟之重展拜享祀尙有定制 殿下於私廟情至則輒行行且倉卒有司不及請軍衛不及整凡厥臣僚憂而不敢言者諱之也且當躬享也則其儀必具三獻有祝 殿下何以處之人主非郊社陵廟未嘗離法宮而宿也今 殿下任

情行之非所以慎先憲也又曰皮幣百年風泉之感不衰所以有辭萬世今者瀋陽迎問之使擺常規被大賚皇恩罔極傳爲笑談駿馬金鞍得得而歸 殿下又迎以儀鼓且伏聞大臣欲於駕路陳其所致弓矢何其謬也彼以席四海之力獨不能左衽我者無他所秉者足以服其心耳今以往將胥而爲夷臣竊痛心蓋是時大臣趙顯命使還人言藉甚故也疏入上震怒不視事六日罪將不測掌令趙台祥闖呈疏構公急 上燭其奸命下吏於是臺臣言台祥之疏有諺文起草者有反膽者事皆露公待命十八日始

命刊版勿揀赦公雖屏居直聲振於朝丙寅有大臣白 上曰人君容直最難處也 上曰指趙某乎尋命蕩滌遂選弘文錄錄上近臣讀奏之至公名其聲爲之低 上笑曰予豈芥滯乎前事都堂遂圈之後二十年公以承旨侍 上顧謂曰曩者一大臣氣豪爲承旨所駁予爲大臣地抵之罪而其言則是予乃今始言之其所論皆是 上早知公爲直故久後猶示獎如此自是周流春坊三司三司方請辛壬逾臣光佐泰億等追奪事 上嫌其涉於 聖躬堅不許斥之以偏黨公力爭不已被削旋敘至銓官尹公汲

以賊臣致雲枳銀臺望黜外公敷奏直其事亦被遞
庚午又以玉堂上書言前正言李壽鳳之論事外托
公平之名內售黨伐之私因被 大朝嚴教乞養拜
殷山縣監辛未內移玉堂兼講書院右贊讀冬以書
狀官赴燕壬申復命始已已 莊獻世子代理公以
玉署侍朝叅縷縷陳勤學勤政之戒至是又以春坊
入對極言 邸下春秋鼎盛此誠睿學將進之時而
今年九朔開筵僅六十日如是而豈望日新之效乎
邸下講學明理而後萬幾之繁可以汎應曲當以至
心和氣和而天地之和應矣豈可耽一時之宴安而

不思他日久長之安乎冬差嘉禮都監都廳值 上
方激惱臨潛邸冒雪露立自以辛丑代理後屢遭梟
獍輩凶言至痛在心下教有不忍聞者公進伏曰臣
伏見自省編有曰予之保有今日 皇兄攸賜又曰
皇兄之視予予之事 皇兄無少間焉惟我 景廟
至友之仁 殿下至悌之德通于神明罕有倫比今
因凶逾等自干天誅豈可過自貶損乎 上領之尋
陞副應教兼漢學東學教授癸酉以敦匠勞陞通政
拜同副承旨歷兵曹叅知大司諫出爲尙州牧使時
值乙丙大歉公捐廩賑民至今頌之嶺之穀簿惟

尚爲最多按道者將翻弄之公不從遂見忤其後廟
堂以公嫺嶺俗將擬其道伯爲向之按道者所沮公
之官久不進有以也丙子秋遞庚辰拜大司成旋丁
鄭夫人憂時公年過五旬執喪踰禮壬午服闋拜承
旨是年閏五月十三日 上方御 徽寧殿環圍甚
嚴將降大處分公免冠庭下涕泣言自古儲君雖見
過於君父未有宛轉於泥土之事臣請萬死 上震
怒命投黑山島旋收公又進曰 世孫之出處私第
極未安請移處昌德宮供上如例 上雖不許心嘉
之及 上還御昌慶宮命公奉處分傳教往而宣諭

之公詣承文院庭中久立不讀 上屢促之又命入
侍曰何遲遲也公奏曰臣於十四年臣事之地將此
傳教晏然宣讀心之所不忍故未能也嚴教轉亟公
終不承宣諭之事賴而止公仍奏曰自古國家有事
變則後必有投間抵隙之類仍爲亂階願 殿下常
以此教詔 世孫且後事務主優厚焉後數日朝叅
教曰十三日處分之後孰敢若此頃命宣諭也承旨
趙某終不奉行敢稱一臣字焉敢若此命遠竄謫茂
長翌月宥敘下教昭釋曰其時處分以國體也而其
心則可諒投間之慮亦有識見誠有功於國家矣冬

拜寧邊府使修廨館峙鹽穀皆前人所不爲也甲申春引微事自劾歸丁亥除楊州牧使戊子遞拜承旨上教曰某年趙某之奏尙今記之舉直錯在宜先此人又教曰當某年滿庭諸臣皆如蒸粟會無一人開口者獨趙某善矣又若有一人匡拯豈至於彼境至今思之胷膈如坼公拜命若踧踏焉其微意以爲伊時事不過效其職耳豈可自處於直也已丑再拜三銓庚寅陞拜開城府留守上教曰中夜每思卿及先卿蓋贊成公卽辛丑建儲時秉筆承宣而此地又是憩棠之所也公踵武爲治一境懷惠辛卯內移

尋特除亞銓不膺命命補忠州牧使旋寢又拜亞銓知申壬辰特陞京兆尹上諭筵臣曰古所謂知勁草識誠臣謂今日趙某矣尋兼籌堂承文提舉轉工判冬以都監勞陞正憲除大司憲時乙巳三凶因戚嚮權奸得復其位廷臣有言之者重被罪天怒未解臺官或逡巡輒流竄相望公終不出人皆危之竟亦無事癸巳歷禮刑兵三曹判書知經筵乙未特除吏曹判書兼同知成均館事公疏辭批示特授之意曰知卿忠質一也抑今浮囂一也公行政數月歎曰俗習多淆物情難平如吾孤立於朝者久操進退之

柄不可遂引疾免蓋自壬辰以後特授居多 上諭
筵臣曰趙某只有本心又曰無一點虛僞予着保而
用之保也者薦狀着署之謂也嘗聞筵臣言 上見
公入雖臥必起冠而坐其見遇也如此丙申春拜禮
判 上命 王世孫酌於關廟議以甲冑行禮公疏
曰關廟祭若武臣將事其服固如此今 邸下以貳
極之尊俯而循之非禮也識者多之以都監勞陞崇
政拜判義禁五月拜咸鏡監司時湖儒有阿於賊臣
啓禧者謂禧承陶庵淵源而陶庵則學於打愚李公
翔請於舊建打愚祠追以同配之公疏卞曰臣先師

之學初無師受由於自得嘗所尊慕卽先正臣宋時
烈而故叅判臣李翔特先師之尊屬也禧雖及門其
言議多背舛先師常慨恨之及遺稿之刊也其長幅
峻責於渠者渠乃拔而匿之故論善臣朴性源發其
事禧卽師門之罪人也今者湖儒所請豈不悖哉批
曰啓禧於卿師不啻程門之邢七所陳痛快矣公旣
出藩屬歲大歉公悉心賑賑民多賴之丁酉將還朝
時途臣國榮設宿衛所擅朝政公語家人曰今權奸
秉國吾老白首矣低徊浮沉不亦苦哉在路遂稱病
替裨納符自後數三年屢承除旨不一出凡時節慶

賀輒詣闕下而退公之婿有爲權奸之叔者新占甲第於闕下懇公之歷路一臨公終不肯初逾臣德相之赴召也公爲其爲先正孫草急務數段寄之曰宿衛所權奸所據也廷臣無敢言者山林初筵能罷之乎在今當局之人年少輕薄山林之士不可苟合如淑昌宮候班大是非禮罷去之可也此皆世大諱而公忠告之及聞德相筵退直入宿衛所家人憂前言之屬垣公曰禍福有命也常窩李公敏輔公故人也知其事甚悉後作公挽辭亟稱其遏僭折奸判割聯親蓋謂是也庚子入耆社引年乞休章屢上始許致

仕奉朝賀後二年壬寅四月捐館享年七十二訃聞教曰重臣確然之守豈特決退一事予豈無示意賻庀有加不待諡狀使卽議諡諡曰忠憲慮國忘家曰忠行善可紀曰憲哀榮之典備矣其年八月窆于竹山之西高峙洞坤坐原配貞敬夫人完山李氏左議政諱觀命女其生卒皆先公一兩歲以差耐于左其弟右議政徽之誌焉鎮寬老母於夫人近戚也每說夫人端和有德性所以受福最隆於姊妹九簪珥中理固然也舉三男二女景鎮府使出后公伯氏秉鎮早歿厚鎮今正郎女長洪樂彬卽公過其門不入者

次李集培景鎮娶承旨洪準海女生男瀛再娶李宗
幹女生男涉秉鎮娶叅議李濟遠女繼男澗厚鎮娶
府使尹心協女生女金濟根再娶教官蔡奎燮女生
男澗生員次遂次幼女徐觀輔洪樂彬生益榮李集
培生韶會瀛男元植進士次寬植餘幼澗男忠植生
員次憲植餘俱幼公姿性重厚其中介如也內行醇
篤恒言在誠與敬接人恂恂然無貴人容罕交遊恬
靜自牧其立朝也不以皎厲爲名高言則必盡懷循
常謹度若不甚辦事事必集此特疎節耳世之議者
讀公諫藁則獎其直觀於國家之變故則許其盡忠

者皆有事焉而卓犖可稱夫人猶言之至於晚暮一
着皦然有不可涅者其迹危其心苦淵淵乎人有不
得知者此所以爲盛也夫以魯公之烈元城之學而
其大節乃在乎斥盧杞忤章惇君子之所貴可知也
若公尤有逼焉而乃能割棄如贅疣焉又復從容引
退嚼然泥而不滓其行藏蓋綽綽餘矣始公遊於泉
門而旣出而仕雖不以學問自居從而省其事未嘗
不在學問中亦可謂善學先生而人無賢師友鮮能
成就者不亦信乎正郎於余舊要也同處金穀之所
殆十年公事外一言未嘗及私可見公貽訓之嚴也

銘曰

肫肫我公衰季以上儀其德性乃符厥像神凝而定
中焉有養寒泉源源我觀其黨既揚于庭操是以往
囊封維何 私廟昵享莫或蹈海忍詫其賞雖則示
忤久而乃獎玄默夏五春秋闕文天盪地裂一腔如
焚延頸願死自盡血悃蓋此卓卓曾是懇懇餘事以
言為治與政既公且仁亦莫之競於公有大北轅引
病維時奸壬竊國之柄誰謂孔云載臨之弇我頭皤
如駢與之並先於年至已謝朝請堅臥西林纖塵自
屏超然蟬蛻將以卒命獨有危憤中夜怲怲吐言如

矢胡不我正屹彼砥柱衡波方盛嘉哉質實知臣惟
聖竟以是成君子攸敬

依仁齋金公

時準墓誌銘 并序

依仁齋金公不世之邃學也學於寒泉遊於太學退
而隱於臨湍之西著書滿架將卒自銘其碣曰三登
講筵布衣榮極百年勤工井律心易公雖窮不可謂
不遇而其學之淵博公亦莫之辭也公義城人新羅
裔也本朝有諱明孫號農隱於慕齋為從父處靜庵
門下隱而不仕其後沉微五六傳而至諱重九諱泰
成行誼稱於鄉即公考若祖也妣中和金氏進士尚

敏女公諱時準字平仲名與字與號陶庵李先生所錫也公生質明通六歲受尚書既冠費見于花田於理氣象數之奧觸目悟解若冰釋而河決也先生每稱天下奇才間以親意赴生員兩試對樂對仁次第居上游蓋公素熟也 英宗辛未朝廷將變良役法詢及于儒生公自泮入援周禮田制陳屢千言以爲先王爲政貴薄歛今又收結錢是加賦也三代之制五家給一兵不納布米若依古法擇二萬兵爲二鄉二遂輪番而給兵則民國便然而不行井田則未盡善也 上異之曰周禮在是爲予著書退而撰經綸

補解疏進之下優批書留中丙子 上視學公又以首經生講中庸首章句讀分明音韻洪亮因歷陳天地位萬物育其境界如此氣象如此 上擊節歎賞曰斯人也甲於諸儒命知申事臣某承寫小序於御講卷命大司成臣某手授之是日環橋觀者衿紳凡三千人見公之事莫不灑然焉先是公建閣奉先師影真乃并以賜書藏之扁其額曰瞻依言瞻慕先師依乎中庸也每朔望開函奉書俯伏讀一過如在上前遂感而著中庸互發及癸未 上召能講生公又選而入講乾之文言 上又稱善曰前後陳說開

沃予方寸爲多公旣歸又著講易衍義嗟夫公草澤一疎蹤耳十年之間橫經登對者三皆蒙寵褒苟非學識風旨能殊絕於人則片言而動至尊豈若是乎後道臣屢以學貫天人薦之竟未霑一命命也公之卒在庚子壽七十五葬于長湍斗洞配坡平尹氏考聖佑後配全州李氏考頤碩兩考皆散階也凡四男三女男述曾文學稱家卽乞銘者也次繼曾續曾女爲柳光復妻者尹出也男師曾女爲權定性沈經之妻者李出也述曾取繼曾子道浩爲嗣繼曾三男文浩道浩得浩續曾三男履浩晉浩益浩公氣峭而志

剛其爲學也以遠大爲期始李先生著仁說勉之公遂廣之爲求仁錄以自檢於事親之節則編孝學通義於尊師之誠則纂謹備錄及泉門敘述又嘗以麥飯玄酒行鄉飲射之儀冠笄俱三加吉凶通深衣公於禮雖未成書其好古皆此類也於書蓋無不究而至難解處如攻堅嚼蠟然會而通之豁如也其最著有四於井田也前獻經綸書附以十圖卽是說也始言劃井之制次及東國疆界及箕田舊制以明天地無夷夏之別時世無古今之殊又以每族給兵置士每鄉置師置旅每州出乘置大夫并寓州鄉庠塾之

法大畧倣於古而其潤色之則在自家也於性情說也以為人物之生同稟五行而五行各具五行是故物雖僅通一路一路通處便是全體至於心固不離於氣然本體則湛一也故語其初則性與心未始不一也覃思而明辨之其書曰古今要旨於大易也則不由師承直究劃卦本旨祖邵子加倍法據繫辭因重之義為之主因先天而分其宮因卦爻往來而考其占因大衍而附以經世其書曰卦翼又曰河洛範極至於律亦究其體用源流多古人所未解者律呂全書是已嘗自製琴依朱子古譜彈鹿鳴之什又製

璣衡激水轉之以驗天象夫曆象者律之餘也公之多才藝蓋天性也嗚呼王政本於井田萬事根於黃鐘性情統於心天道莫著於大易是四說者天下之至蹟也而惟公生絕學之後心好而力探之匪惟究之乃能契之匪惟契之乃能筆之刃解毫分燦然成帙蓋公所自得而質之於師師之視公若朱門之有西山益見先生之道廣也某季父叅議府君與公同門也嘗指案頭一卷曰此平仲井地書也平仲之撰是也羈泮邸傍無一書考據者自胷中寫出來三日而草成其聰明才識誠絕代也仍誦老先生贈公詩

曰座上璇璣轉胷中井地均蓋謂是也某亦嘗拜公於晴月川上公出卦翼書示之曰此老夫平生精力也又貽以一部著曰著恒有之物而東人無知之者今我採於園以贈子後購燕得孔墓著校之若同根焉亦見公博雅也古人有言曰揚子雲容貌祿位不足以動人故太玄不顯於當世世益下重祿位門戶尤甚公之書雖多知之者誰哉千歲之子雲未必遇而太玄不為蕪沒則公之書亦必傳無疑也嗟呼祿位門戶豈足以概天下之士哉銘曰
範圍乎天地而象數不能囿日勉焉下學以達非有

正乎有道而斯焉取

豐安君晚隱李公灌墓誌銘 并序

寒泉李先生將葬四方來觀焉選於羣弟子為之相羣弟子數百人推晚隱李公既卒事無違禮昔者夫子之葬公西華志焉公其泉門之赤也乎公諱灌字習之與栗谷先生同譜德水之李世稱多聞人有諱菡容齋公之從昆弟叅靖國勲封海豐君至公七世世為冢嗣曾祖諱喜寅府使祖諱培佐郎考諱德恒縣監贈叅判德恩君妣贈貞夫人原州元氏進士濠女德恩與夫人咸有潛德牧谷公銘之曰是父是母

宜爾子之賢牧谷亦公同房也公自幼事父母有深愛七歲母夫人邁癘德恩公揮公出公涕泣不去至闔室俱染而公獨免異哉公姿性近道幼而能好學弱冠聞李先生倡道寒泉往從之晨夕講質尤致意於養祭等節先生每稱之曰孝哉李習之也公一於謙卑如愚人小子默而行闇而修人有不及知者李先生嘗過公不遇題其壁曰不見其人但見其居果木方列川原紆餘童子應門進退安徐知爾教之小學之書此可以觀於公也公既安於貧而肥於道泊然無所求而華聞四達遂登于仕其始也非直由蔭

也士友推之其爲桂坊也大臣以經行薦之晚而監於連山連瘠邑也役煩而訟殷公視民吏如子弟凡有訴者必進之階下援引古昔溫言以諭之必使其曉解而後已闔境號之曰讀書人太守時公之同門友安公宗茂爲龍門監製五倫歌以教峽氓是兩公皆吾所敬也其爲治同道而公如蘇清河安公如陳古靈流俗皆笑之吾道固如是耳公平生宦跡於桂院最多前後殆六七年所際我 正宗大王臨胄筵以延道德文學之士僚官之選於斯爲盛公亦樂於其職橫經登對每蒙睿獎故其講義人多傳之及其

再入也 正廟尋卽陟僚屬悉遷公流轉低回者逾年臺臣柳孟養搆公以師門文集事公泯泯然不之卞遂歸廣陵山中舍虛養靜樂以忘飢顏色日以好德儀日以茂佗僚悋悶之氣不設於心後十餘年上念陪講舊勞特命陞通政拜軍銜又二年公年及大耋其陞嘉善典也封豐安君襲也官副摠管乃特恩也 上以駟致之入對提以胄筵時事曰卿之文義每寓箴規予富聞好義理資益不少何日忘之至下乞言之教遂逡巡而奏曰臣聞先賢之言曰保惜精神凝定專一爲第一要法專一卽誠也若以精神

用於細事則分而不一不一則不定必致應酬厭倦而臨事爲強勉是謂不誠此不可不念也 上稱善久之命道臣安車護還以耀其鄉里蓋以銅龍舊僚殊待之也初 英宗癸未間寒泉先生遺集將刊賊臣洪啓禧自附爲先生弟子挺身任其事禧雖及門及稍顯反阿附時議先生作長牘責之其書在藁中禧惡其害已也拔而匿之於是門人士朴公聖源發其事與公及俞公彥鏞聯書投之俾勿與是役禧不少沮做益猛公乃與二公書以爲言太激則事易償不如平說其道理又於叅校諸人止之力不知公者

或謂公過於雍容而公之意蓋欲不惡而嚴也禧亦知不容於諸議遂已彼臺言也則追提傳聞之爽加之以靈言何其待長者薄哉公於桂院之末賊臣洪國榮聯直春坊其性輕佻嫉法度士如讐積恨公及專國政時論皆頤下公安得不因此蓋公出處榮辱之大者也公之卒在辛亥卽歸老之歲也壽八十配貞夫人文化柳氏贈持平光勲女姿貞而行謹未嘗違公志與公同年生先公歿祔公墓之左卽廣州大旺里之西坐原一男二女男彝彬有志行早幼女適黃仁熟次適洪鼎燮彝彬二女金珪鄭坤皆士人繼

子瞰卽乞銘者也黃之出基喆基中洪之出在綱在綸在約公天資溫粹德基自成本之和順達於顏貌望之可知其爲端雅君子人也薰炙賢師準則古訓一語一動罔敢差失其言若訥非其文之不足也其行若退非其學之不進也其處物若巽非其德之不強且毅也此非篤於內而不求於外者耶是以其事親也至行不離乎常而師友許之其於族黨也深體乎無相猶之詩而人不得議之其待人也一以仁愛爲務其有不善者則恕究而諷諭之所以感人爲多其篤學也蓋主乎靜終日端坐若有思也所以涵養

其本原者如此其深厚而尤用工於四子書每晨興
循環默誦至癡老不廢案上常留粟谷書對學者輒
舉而示之曰此紫陽嫡統其大備則尤翁存焉其意
可知也性不喜著述中歲草四書辨解若干卷忽一
夜手而火之或問其故公曰吾見未必可信恐留而
誤後人公初非不知而作其言猶若是抑亦漆雕氏
之意歟性與理氣儒者之所難言探索既久蓋多有
自得者而亦未嘗數數說與人平居絕不爲論說長
短對人惟謙恭退遜而已惟於飭躬爲學處切切然
律度甚嚴常不願人之知故人不學亦不愠非深造

而實踐之何能有此記昔小子齒學之歲先君子居
憂有吊者入其行如翔其折旋如矩其哭哀而節其
辭惻怛而文旣退問於先君子曰客何爲者曰學者
也學者何事曰學聖人也聖人存乎曰有寒泉先生
者今之大賢也客其弟子也小子自是知先生之爲
可悅而又聞先生有賢師也小子知先生不爲不蚤
而鹵鈍因循孤負嘉誨忽忽六十年今將無聞而死
何足以知先生之蘊而徒自托於堯夫先生之有故
人之子爲之狀不亦愧乎銘曰

彼君子者廣陵之南我儀其德式如玉如金何斯取

斯于陶庵陶庵之道爲東方所瞻之子之好之其造也深有來遲遲 胄筵參聖惟毓德嘉乃言攸箴君子有窮橫也侵毀於全路之岷岷金矢爲在青陵爲姪默而去之虛我襟 王不遺者恩所覃充然其返爰舊林永言懷之剩其菴樂且無憂繫君子之心

琴灘趙公

光珰墓誌銘并序

栗谷先生講學于石潭得高弟焉是惟琴灘趙公諱光珰字季珍公吾宗也吾豐壤之趙出於麗初壁上功臣侍中諱孟至季世尚書公諱思恭謀誅辛旽敗死兄弟三房散處遠地其季錦州公諱德麟變名祗

遜于海州公其後也及先生之居是邦與其弟光瑗從而學焉二難之名遂載師友錄自是裒然爲海西儒家蓋自錦州公以下迄今十四五世公之族旣蕃以昌而語其碩人者德公爲最首陽之士登文成之門者凡數十百人士友之所推重亦惟公爲最傳曰在家必聞在邦必達公其庶幾乎公素有至行事親盡其誠先公嘗患艷不能通鼻液公跪吮之日夜不撤遂獲已至若疾則嘗糞喪則廬墓事兄如嚴父家居守分安貧淡如也少年勉膺親命中壬午司馬癸巳拜 齊陵叅奉轉禮賓直長主簿水運判官戶曹

相江遺稿 卷之六
佐郎戊申以後不出 仁廟改玉之歲甄典簿明年
除金城縣令清簡爲治旣歸邑人立銅碑頌之海州
誌云壬辰倭訐公與從兄叅奉光琬倡義兵以應月
川君之師有斬獲功遂扈駕龍灣錄原從一等勲丁
卯虜亂又倡義云先公諱士弼叅奉贈掌令祖諱文
雄叅奉妣濟州高氏進士自平女公以嘉靖癸丑生
壽八十三卒葬于宅東松羅洞配烏川鄭氏圃隱之
后子孝進庶子孝建孝近孫曾以下多不盡記皆襲
遺芬絕外慕以保邱井云石潭語錄云公天姿超邁
聰明絕倫自見先生見解漸高造詣益深每丈席質

疑先生稱獎不已曰君實起余者也及與羣弟子語
及四七之辨先生獨許公曰君言是也又曰他日成
吾書者非君而誰至遺集之成也公與朴松崖汝龍
諸人實手編之是可謂不負先生之知而若公所著
述亦多並逸於兵燹惜哉牛溪先生問門人孰爲好
學先生曰惟趙氏之子光珰有之後過石潭問公曰
余入是境逢人輒問吾公則皆曰賢人也君子之處
世也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可也於公則壹是稱賢
何哉公對曰小子居鄉不喜與人較守拙而已或者
無所憎惡而有過情之言歟公於禮致力尤多成先

生每歎曰吾門之有公卽朱門之楊氏復也其推詡也若是 宣廟乙酉間黨人大起誣先生公憤甚抗章洞陳後二年又與同門李延平聯疏歷卞士論多之公事先生最久及先生歿孤守邱樊繼先生爲鄉長遵遺範導後學垂五十餘年一邦之士殆欲以事先生者事之遺風剩馥至今未沫名其墟曰書齋谷里曰法村又與松崖朴公并享于紹賢書院之傍此豈無所然而然哉今者公之七世孫雲覺有志之士也以鎮寬忝居錦州公之叔今淮陽公房袖公行錄來乞銘誼不敢辭畧撮爲文係之以銘曰

銘缺

碑

高麗鄭侍中錄事殉義碑

松都麗氏墟也城東崧陽院享圃隱先生又其東善竹橋有石朱殷世稱先生血傍有先生碑不雨而濕號曰泣碑退數武兀然如侍立者今所豎錄事碑也錄事爲誰先生之府史也先生殉國錄事殉先生其義一也圃隱集云先生殞於橋也錄事從焉有武夫囊鞬而過者先生顧錄事曰後錄事曰相公在小人焉往遂抱先生死當時多諱史逸其名姓惜哉士大夫平居讀聖賢書受君寵祿厚及乎危急之際舍命

不渝者鮮彼錄事特庶人在官者耳朝不坐讌不與
乃能倉卒辦死與先生同之真可爲先生錄事也錄
事久無碑府人士某某等懼其蹟之泯也相與鳩財
伐石建于先生碑側象其從先生也維彼崧陽之院
享先生亦備矣惟錄事未之從焉蓋闕典也守土者
不有愧於府人士之義歟沈休翁光世前輩名流也
著海東樂府其曰風色惡篇所以悲先生而遂及錄
事事其詩曰彼錄事誰氏子生從相公生死從相公
死君不見古來開國策勲臣多是前朝食祿人

加平朝宗巖記實碑

萬流灌海海爲王王者之事莫尊於朝諸侯故江漢
之東之號曰朝宗自禹貢始春秋作而其義乃著所
以大一統也夫操空名以呼號於天下後世而人莫
不悲咤感憤若將投袂而起者是孰使之然哉此朝
宗巖所由名也巖在加平加平東海之僻陋邑也朝
宗特里名爾有好義者過之感其名而歎曰此天下
乾淨地也在昔龍蛇之難環箕封免於侏儻非帝力
耶嗟呼 明社已墟中原爲腥穢吾屬寓其慕無所
今於此得之遂就里北之一穹巖乃奉刻 毅皇帝
御書思無邪三字卽陪臣文正公金尙憲拘藩時得

者次萬折必東四字我 昭敬王宸翰也稍左列以
鐫者曰再造藩邦出於戊戌奏曰日暮途遠至痛在
心 孝廟賜相國李敬輿批辭皆文正公宋時烈所
書也篆其額曰朝宗巖者朗善公子侯也始滄海許
格倡其事相之者邑之秀白生也從而將建祠以上
祀 神皇帝宋文正聞之曰 毅皇何可闕也事未
成先生歿其門人寒水先生紹厥志建萬東廟於華
陽山中是則朝宗巖爲之兆也且 皇壇之始也有
欲以 穆寧兩陵配之議不一雖已推此義也文不
在茲乎陪臣之從其君猶羣后之從天子也此又壇

議之未盡言耶夫懷德順也寤寐風泉時不幸也譬
之水其不息也同赴海也又同或爲平波行乎其無
事或爲洪湍急濤觸龍門盪砥柱天下之變極焉是
豈水之所樂哉其勢則然也 正宗甲辰黃尚書昇
源補本郡負巖而構六楹又名之曰朝宗菴歲久將
圯人士之處傍者約同志加修葺焉伐石而文之是
何十室多忠信也昔者尤翁與趙滄江涑訪申舅處
士夜闌語劇趙公誦金濯纓朝天賦相與太息曰往
時士大夫遊觀上國與今人不同嗚呼今人知此義
者亦鮮其不磨者惟石面墨痕煌煌焉不啻如朝天

冷話尚可謂陽秋一脉寄在天地間否耶

多大浦僉使尹公興信殉節碑

昔在龍蛇之變東萊首嬰其鋒環東萊鎮守之臣十數其殉節最著者地主宋象賢釜山鄭撥多大浦則尹公興信是為東萊三忠臣府人立忠烈祠祀宋鄭兩公公則旌于家始倭陷釜山分兵圍多大公力却之軍吏進曰賊必悉至莫如避公叱曰有死而已明日賊大集軍遂潰公獨終日射賊城陷死之其後八谷具公思孟為吊亡錄紀其事甚備云公贊成任之子兄弟六人其三人者與於乙巳之禍其赴鎮也有

庶弟興悌從焉及賊逼公白刃亂下興悌抱公同死握固終不釋遂同棺而窆何其奇且烈也後百有餘年我先大夫守萊府繼泛東槎知公事甚熟愍其闕於宋鄭之祠白于朝久之事竟施李侯海文槎上客也及莅此鎮先大夫記公蹟與之既揭壁又將豎碑會海文去官其後守鎮者皆俗吏不足語此事不佞嘗訪李侯之石而鎮人無知者懼斯役之不成作此文俟夫慕義如李侯者云

蔚山圓岡祠碑

莊陵之末有終事之臣是惟寧越戶長嚴興道越

陵所寄也公貫於是胥於是樹忠節於是歿而墓焉
壇焉若陪 陵而葬而從與享于舊君皆不離乎越
今乃廟食於蔚山之圓岡者以遺裔爲蔚人也是禮
也由人情起也蔚與越奚擇焉嗚呼 端廟之遜越
也忠臣効命之秋也及 王捐子規之樓几席委棄
莫敢收之苟非公蹈冒火色號泣而營辦之尤當有
不忍言矣或曰公嘗壽母而鬆其器爲之裨遂就其
松楸之間藏焉知其事者爲公懼公曰爲善獲禍無
所恨自是土人指點曰 魯陵陵王者葬也 魯山
王降號也以降號冠王禮憐之也人之登斯邱者莫

不容嗟流涕曰萬歲一坏此嚴戶長之忠也及覽其
山川拱護龍飛鳳舞自成帝王之宅又太息曰此非
公之所能及也天也後二百有餘年 陵始封公從
而彌彰屢 贈至亞卿表厥里賸享曰彰節祠曰配
食壇祠首六臣而次三士公士之一也壇自六宗三
相已下三十二人皆死事之臣公雖無死獨侈死事
之例我 先王義起也錄後之議自尤庵宋文正公
發後之掌禮者謁 陵回輒申之至質言公子孫流
于嶺南而迄無聞近於圓岡之設蔚之言雲仍者且
百人承旨嚴侯者著說立五證焉侯於公爲同譜其

言有徵云蓋嘗論之公下邑之一鴈鶩班耳樸質少
文非如唐謝諸君子遊於壘山之門勵義也素於故
君也則又未有壺飡之惠餽鵝之舊而倉卒臨禍難
忠誠溢發不顧其身與家以當 王之大事是則無
所爲而爲之其忠無間於身殉諸公而功反大推此
義也雖家尸而戶祝可也况於一氣相禪之地乎

柯汀遺稿卷之六

